



護園隨筆

中

1-5
52
2



門行
號 52
卷 2

護園隨筆卷二

東都

物茂卿 著

吉有鄰 校



予與仁齋門人邊子固同寮相善所處舍亦相接暇則相往來與共論說語孟諸書上下其說子固迺言曰先生之言何與吾仁齋先生相似也若朱子之說則初與先生不類不知先生從何得之是益信其師說云爾又及從子固而叩其所聞乎其師者則有不愜乎予心者矣遂介紹子固以寄書仁齋其意則謂定交之後庶有以質吾之所未信

者裁其過而就其正是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我也子固又從宥稱其謙虛無我弗已予亦且夕俟其報至者垂一年仁齋死而報不至矣於是予稍稍疑之也其後其徒乘其行狀碑碣以行於世則卷後附以安省庵及予寄書於是予又念益疑之地及閱其所著語孟字義童子問大學辨者至於其謂宋諸老先生爲禪儒朱子爲不仁之人則足薄其爲人也益其意專以立門戶爲務雖我書牘百往其何能容人之言乎子固之忠信亦爲其誑也併觀其擯學庸繫辭而不用判先王與孔子

教而一之則一何與彼浮屠中日蓮相似邪噫朱子之講仁義之道而謂之不仁者而可哉首闢禪者宋諸老先生也而命以禪可乎吾不知其所謂刻薄之流者將誰之陷乎又其言曰豪傑者少而庸材者多古今皆然予聞養鷹者說鷹捷者必先擊鶴毚大者其不捷者必見鶴小者而擊之鷹毚神俊者號海東青產于建酋建酋是建州夷之酋長誤謂地名可笑海內不可得其好韓歐古文者擊鶴稍小者類也志于伊洛之學者鷹捷者也志于孔孟之正學者建酋之海東青也此其殺機蓄于中不覺逗漏可

喪哉予始聞其教門人務伺朱子不是又勸讀陸象山語錄以爲毀朱子之地而疑爲傳聞之譌及觀於是言則謂人之所言亦不大相遠也

一仁齋曰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闢直至孔子斬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前之書當以三代以前之說求之孔孟之書當以孔孟之旨解之各識其理之所在可也此論若無病者然雖史遷猶能謂學者皆折衷於孔子夫孔子之爲大聖萬世無異論而論語之殺六經先儒所表章是豈俟仁齋之言乎但其以三代聖王與

孔子之教判然而一之者吾不知其能與孔子脩六經之旨合乎否也孔子手定六經其垂教於後世者亦是物矣而仁齋特謂論語高出於六經之上焉是則其成於門人之手者即彼所謂孔孟之旨斬新開闢者也其所手定者即彼所謂三代以前之說也孔子安預知其門人必作論語而當其脩六經時猶有所未盡者乎況論孟末篇皆歷舉唐虞三代則孔子至孟子皆述唐虞三代之德者可見焉故予則曰其所謂斬新開闢者必不謂孔子而自謂也要皆立門戶之說耳如其曰若知天

地真活物。許汝卽身卽伏犧曰。藉令非堯舜。若有能造中庸之極。足以師表百世者。夫子亦必祖述之。何必堯舜而已哉。亦何輕視聖人之甚也。至於其曰。苟真知夫子之道之德之大。實啓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所未嘗有之盛焉。則許汝眼空四海。則師資相囑。務張大其門戶者。昭昭乎不可掩矣。嗚呼。鄒魯正脉。亦何陋也。深究其誤所自。正坐其不識聖人之教故耳。其論鬼神之言曰。夫子論鬼神之說。載魯論者纔數章而止。至於孟子無一論鬼神者。益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

之所信。以天下之心爲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惟取其直道而行焉已。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焉。及至于夫子則專以教法爲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於所從焉。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是也。仁齋之意。益謂聖人之教。亦唯口諄諄言之而已矣。是庸何殊。夫浮屠及今村夫子輩乎。夫聖人之教。必得其位而後大行於天下焉。若使夫子得其位。則亦當如三代聖王耳。故朱子注中庸曰。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教字之正訓也。若必以口諄

諄言之爲教則天下之民豈得戶說而人喻以使
皆明其道曉其義而不惑於所從焉乎亦不思之
甚也故夫子之爲儒可謂聖人之不幸矣而其教
唯被之學者而已矣庸何能得使民不惑於所從
焉乎此仁齋之所以獨是孔子悉非二代聖王而
破碎經傳以立門戶者豈不陋乎且六經中言祭
祀者居其過半是又何唯不敢以聰明先天下而
已哉故學未能有所大知之者皆陋見耳
一仁齋又非卜筮曰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卜筮則
不得不捨義焉此世學者所爲直截痛快者也殊

不知世俗占術皆謂是吉是凶而聖人卜筮教之
所存故皆謂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橫渠所謂以
吉凶傳道義是也是亦何害於義乎且夫子曰不
占而已矣故吾知孔子之不廢卜筮也子路請禱
故吾知孔子之不廢禱祀也孔子之心豈異於三
代聖人乎亦豈異於斯民乎其必謂異於三代聖
人者不過於立門戶之說耳又曰易之爲書也夫
子以前固爲卜筮之書然六經永爲孔氏之書則
易書固當以程子爲是者殊不知文王周公朱子
之易施之於天下者也孔子程子之易專用之於

君子者也。彼其意益亦欲以魯論戶說而人喻被
之齊民焉。可謂貴聖人之教者也。

一童子問中極以平易淺近者爲聖人之道。以高遠
精微者爲邪說之魁。其意固善。程朱諸先生諄諄
不已者。亦是物也。雖然。聖人之道。豈果無高遠精
微者哉。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
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類可以槩見焉。今
其言曰。中庸所謂高遠者。指治國平天下而言。此
亦矯枉之言耳。試觀其所謂天地之道。有生而無
死。有聚而無散者。豈平易淺近之說乎。如其有生

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此自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
能道者也。而迺能外乎此而言無死無散者。則所
謂高遠止指治國平天下。及下學上達。點發作上
聲之類。皆爲其立門戶之說者。昭昭焉。中庸曰。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此豈一偏之見
所能言哉。故聖人之道。平易卽高遠。高遠卽平易。
莫有二致。而其所以爲教者。則有平易者。有高遠
者。不可得而混焉。此之謂至極正當平易之言。
一五行洪範繫辭外不多見。故學者或疑焉者。然凡
天下之能爲中正者。莫規矩準繩若焉。而規矩準

繩皆數也。數非陰陽五行則不彰矣。譬諸有東西南北而後可以識其中也。執其兩端而後可以用其中也。夫禮樂者人情人事之規矩準繩也。陰陽五行者學問之規矩準繩也。故程朱性理之說必以此言之。而易及禮樂諸書不能離此以爲其說。但以其說多出於漢儒而識緯諸書皆藉此而造。故或疑焉耳。按荀子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林，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辭，繁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

子和之。世俗之溝猶菴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荀子譏子思孟子之言如此。而大戴記又載曾子天圓篇，故知陰陽五行之說，卽子思孟子家之學。而漢儒傳述之也。又觀彼浮屠天學，皆廢陰陽五行，是其教興於偏方之邦故也。偏方之邦不睹夫中故也。其說是以肆然自恣，爲皆爲其無規矩準繩故也。故世廢陰陽五行者，亦浮屠天學類耳。

一以予玄覽於古今間，均皆是物，而是物之外不能

別有它物。故唐虞三代時所有者。今亦有之。而今所有者。唐虞三代時自不無焉。今世種種惡俗惡態及人倫之出於四民外者。道術之非聖人之道者。技藝之非六藝者。皆然。予一日坐堂皇。偶聞墻外有爭鬪聲。恠而聽之。其一曰。爾何罵我。化子其一則曰。汝于何爾事。而許我私。於是相罵不已。遂至毆而傷也。予廼喟然嘆曰。是豈不孟子所謂幾惡之心。人皆有之乎。又豈不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乎。天之有道也。無往而非陰陽五行者焉。人之有性也。亦何往而非仁義禮智焉。但壞

亂而不治。而後謂之惡已。苟能整而理之。使各得其所焉。養而長之。使各充其量焉。則雖惡皆善也。莊周曰。大道爲天下裂。亦不爲無所見者矣。故佛老諸子者。道之裂也。詩文書畫。碁博蹴鞠。凡百曲技者。六藝之裂也。有師儒則有經生。有秀才有博物者。喜談性命者。有事經濟者。有巫祝則有僧尼。有僧尼則有禪。有教有律。又有此方所謂修驗者。一向宗及行人。願人道心者。題目叟。有百工商賈。則有游民。游民至化子而極。而此方又有穢多者。有君臣則王人以名。武人以實。有夫婦則有娼妓。

娼妓類種種至厄而賣淫者乃極而又有嬰童凡
如此類不可勝計是不皆四民五倫之裂乎愈裂
愈分愈繁愈雜若使聖人出於今世豈能一一而
去之乎苟能整而理之使各得其所所以不亂則亦
皆堯舜之民也辟諸良醫之治痼疾皆氣血津液
人身至審所變而成者豈得一一而去之乎故古
者曰治國曰治天下皆以治言之爲是故也雖人
之一身亦然豈能一一而去其惡乎程子故曰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乎有斯大心而後可言治也
已

一或疑程朱性理之說甚精微高妙如與古聖人教
法或有不同者益不知古聖人亦有精微高妙者
皆寓諸禮樂六藝中禮樂皆事也古之人直據其
事以行之則聰明者思而得之否者亦遵守而不
違焉皆可以不失其中正至當之則此聖人教法
之所以爲妙也及程朱二夫子生於禮樂泯絕之
後則自不得不以理推之此高妙精微之說所以
興也然程朱性理之說得之於易者爲多而宛參
諸禮樂諸書一以陰陽五行爲之紀綱而陰陽五
行迺易與禮樂之蘊也此又程朱之言所以與聖

人教法不違蓋故也。但後學者往往狹中小量淺識浮氣以二爲一而不能推之於二以二爲一而不能融之於三則程朱之言毫分釐析者遂爲多岐之惑緣是而陋者流爲支離高者背爲異端要之皆坐不能思而得之故也亦爲程朱性理之說終不若聖人禮樂之教無弊故也學者苟能思而得之有所大知之而後融會貫通以合之於聖言渾淪之旨則程朱之言皆古聖人禮樂中蘊已不啻此焉如晉人風流漢以前所不經見及詩詞書畫古爾技藝中種種興趣與夫此方俗間賞茶賞

香賞花者流所尚一種幽閒瀟灑之趣雖至鄙陋凡人心所娛所愛可觀可法者一無不從禮樂中流出者夫天地造化今猶古矣安得古俗所無者而今俄有之乎聖人亦人也今人所娛所愛所觀所法亦皆莫不娛焉愛焉觀焉法焉而唯聖人爲能於其可娛可愛者立之大中至正之矩以爲樂又於其可觀可法者立之大中至正之矩以爲禮已及至後世則其精粹之蘊於中者程朱見之以爲其性理之說而其興趣之形於外者猶爾散在凡百技藝之間矣故世之滯於精微而不識渾淪

如蔡虛齋林次崖者眩於渾淪而不喜精微如陸象山王陽明及今仁菴之流者要皆不思焉耳一樂之爲教學者多不領其意視以爲無緊要者益強則苦樂則不倦人之常情也而中正之則其精微不可得見而難可得執故聖人化此以使人日游乎大中至正之域不自覺其倦已後世程朱所發明性理之說皆聖人蘊奧而非聰明絕倫者則不能識其理而無少差忒焉此不啻後世雖三代時人豈皆聰明絕倫哉其翫或其焉者故雖聖人亦不能使人人能識其理而無少差忒焉觀於孔

門諸弟子可見也且程朱性理之說其奧眇精微要之不過以明大中至正之理而聖人化樂亦唯大中至正之物已夫識理者難循物者易況其由人情所樂者以導之乎此聖教之善巧所以徧被之知愚賢不肖而無弊之故也不則孔子與門人日常絃歌過武城而喜其所聞者豈非有所大裨益而然乎但古樂在魏文侯時人聞之思睡則聖人使人樂於道而不倦者猶似有所未盡者歟益世運之趨文亦猶人生之初醇樸未散情竇一開日趨智巧放淫邪僻歲甚一歲也昧者則見以爲

天運而不息。日月行而不處。其日日而趨。文者亦常為耳。庸何傷也。殊不知一從天道之自然。而全不用人力者。老氏之道也。聖人則不然。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聖人之道也。世運趨文。文極而衰。人生趨智。智極則老。後世之治。所以不能保八百之久者。皆為一從其趨。而莫有所維持之故也。唯聖人有見于此。而以易道退一步法。觀其民俗之宜。制作禮樂。建以為大中至正之極。使一世之民。日游乎其中。而從此之外。不復知別有可觀。可法。可娛。可樂之事。則知巧不生。文

變不起。以能維持國初醇樸之風俗。使其不得遽變。遽漓。以遠之。衰老者。豈不聖人之極功。而裁成輔相之大者乎。孔子於告顏子治天下之道。而特曰。放鄭聲者。可以見夫放鄭聲。即所以扶大樂之教。而禮樂之於治天下也。至要至切。莫有復過此者焉。又後世鄭衛之聲起。而後人始識先王之樂未足浚娛。則防禁一壞。智巧文變。逐日滋繁。風俗大衰。不可得而挽。必不至以滅。則不已也。夫聖人亦人也。亦何不識夫鄭衛之聲。可娛之。愈於雅樂焉乎。而其所制。作自今而觀之。禮猶有不便者。而

似遠於人情焉。樂尚平淡而頗有所未厭乎人心焉。是無它也。教之所存也。故周子主靜之說及古樂聲淡。與朱子所謂教者謂禮樂刑政之屬也。皆有淡識聖人之心焉。而後儒語教而不及禮樂。若今仁齋者。皆未免世俗陋見耳。

一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益善惡不相入也。如冰炭薰蕕之相反。故好善則必惡惡。惡惡則必好善。自然之符也。但人之資質自有兩般。而學問之方亦有一種。伊川晦菴一先生皆

以剛毅之質著書立言。至極正當。無復遺憾。其解經之言。皆必先爲善而後去惡。無復有偏阿其所好者。雖然。詞氣間頗似有惡惡之意。爲多者而好仁。一派覺寥寥乎宇宙間也。近歲仁齋之學。或若微窺此意者。然其所以爲說者。言言與程朱執事。事與程朱戾。則又非聖人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之意矣。

一予觀人教學者。多所指摘。則必退縮畏憚。無復勸意。躬自脩省。亦爾。務欲去不是處。則覺扞格不易。進焉。一日忽見別有是處。改意從之。則鄉者所見

不是處亦不覺其在何時去體矣。以此觀之。下等資質最當以好仁爲先也。夫好仁惡不仁。其道無二。而程朱之言。至當之極。但一以爲善爲先者。此予竊欲爲程朱忠臣者已。

一家弟叔達。幼時頗不喜讀書。先大夫患焉。一日忽由學作詩。遂嗜書如飢。庶故知聖人之教固多術矣。而好仁之益愈於惡不仁也。世間一切技藝。如無緊要者。皆不可廢也。

此方士大夫自有一種風習。以爲其道大。因尚勇尚信義。重名輕生。其人多聰明而少澁遠含蓄之思。挾中小量。喜齊整。喜便捷。喜簡潔。惡繁文而鮮有盛大從容氣象。是皆土氣風習雜糅而成者。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學者從事於程朱學而多有所誤者。亦緣是故已。故學者能以好仁爲先。而自得乎禮樂之教焉。則庶有以自拔於流俗中也。

一 仁齋曰。佛老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專在於義。而後儒之所以與聖人相違者。專在於仁。此爲名言。但相違二字。此其刻薄處。後世諸儒。孰不遵守聖人之教者。而所以不及聖人者。迺在仁已。

一 鄒魯之後。迺有閩洛。而後聖人之道始明於世。然

其人未至聖人何必無過自此之後諸儒論辨世以知積今吾曹生於羣賢之後坐而收其世所積者豈非幸哉偶有一得皆先儒所啟端而未終者或會萃彼此者所逼出此皆非古人遺惠乎況一時自詫神奇者反求往籍率多糟粕則益見古人難及耳而觀於仁齋說其佳者皆先儒說剿以爲己有不者多其意見所牽硬語強辨一以排擊先儒立己門戶爲事良使其言一一當理門戶一立後學蒙生墮其窠臼中辟諸縛驥足緣何能千里況排擊一行輕薄成風其弊所流必有不可勝言

者焉予嘗寄書時意欲先以此告之而以今思之此自其病根必不見聽

一文字皆華人言語此方廼有和訓顛倒之讀是配和語于華言者而中華此方語言本自不同不可得而配焉故此方學者不知字義皆由此作累雖仁齋之聰明亦所未免益其從幼所習讀痼於不知覺之中者已而洛下諸生皆仰如山斗服習其書模楷其言迺移此眼以向中華書其害豈尠哉我之所以作文戒文野也

一講說亦爲學者崇凡讀書本欲思而得之古人曰

不求強解曰思誤書是一適而講師皆作一場說話務要其明也。愜於聽者之耳。莫有阻滯。夫道理豈一場話所能盡乎。是必導學者於淺迫使其乏於淡遠含蓄之思。從容自得之味也。故予嘗謂不得已則略略解字義使其粗通適已。大氏由耳而不由口者。鮮能爲己用焉。予十四時從先大夫流落南總。獨自讀書。未嘗聽世師講說。及值赦還。而見世講書者。別有一種俗學氣。習纏繞也。皆與予所見不同。訪之。則前年有閩齋先生者。首倡朱學。先是諸儒莫有能攻閩洛學者。而及閩齋者。出海內靡然嚮風。凡爲經生者。皆其餘流。然其人始逃禪而歸於儒。逃儒而又歸於巫祝。其於聖人之道實無所見者。可知焉。今觀於仁齋所排擊。率皆中其病。實與朱子無干。

一此方讀字有音。有和訓。和訓又與和歌語俚語不同。而以音讀之。大覺高遠艱淡。遠於人情。以和訓讀之。迺覺其平易。近於人情。更換以俚語。愈益平易。同一字。而其殊如此者。皆聲響所使。不啻此焉。如華入於其語。亦皆義由音響而殊也。此方學者誤會聖賢之言。皆多此累。予近學華音。識彼方俗。

語而後所見念轉平易由此推之仁齋所誤亦未免此耳。

一仁齋字義其極不穩者謂孔子五十知天命爲知天與命謂修身以敬者爲敬民事是也又如訓恕字謂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以此而解強恕而行則勉強寬宥勉強忖度皆不成語又以天之歷數在爾躬爲代天工之義非隱語而何也品物流形爲流通之義最可笑之甚又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解爲中間近欄柄處則不知近欄柄處四字從何而生彼若夢見孔子補此意則可已若

但解中爲中間則遠欄柄處亦中也如彼引此以解靈儉寧戚吾則見奢易亦中也可謂含糊之甚其所著古義者想亦此類堆疊耳。

藝園隨筆卷之三
一 仁者字義其精不難不謂孔子五十而後知命
夫其命謂修身以成不為散民事也又知則
字謂有克己之意又有付度之意以直而解
爾行則勉而實有勉而解之意有不欲言又
應其在何處為代天言之表非謂其何也
其說亦在古書中亦此說也
其說亦在古書中亦此說也
其說亦在古書中亦此說也
其說亦在古書中亦此說也

藝園隨筆卷三

東都 物茂卿著

吉有鄰校

一 大氏仁齋所爭多在言語其所謂血脉及學脉有
照應者即是物也夫言者心聲也故以言語論道
理雖似卑近固自卓見然又不可若是拘泥至其
以此為學脉則終不免於陋儒之見也如其字義
中曰使恕字果有推己之義則方夫子貢問曰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當曰其恕乎
而不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原文和語不通
故今繫括數字

它不與原文同者放此如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夫子子貢亦當直以恕字命之而不必敷衍其詞著此又其論性曰後儒以孔子之言爲論氣質之性孟子之言爲論本然之性信如其言則非爲孔子不知有本然之性孟子不知氣質之性者乎非惟使一性有二名又使孔孟一家同脉之學殆若涇渭之相合薰蕕之相混而一清一濁不可適從又論博學多學曰一而之萬謂之博學萬而又萬謂之多學所謂博文博學者便一以貫

之之謂初學不察以世俗駁雜之學爲博學者誤矣此等議論以予觀之不啻小兒之論也大氏人之有言語也有時乎簡有時乎繁何常之有或語同而意殊或語殊而意同亦何常之有是何故也爲人皆活物故也聖人亦然爲其亦人故也故如論語所載極平易簡短易繫辭文言及禮運哀公問極爾雅繁文而論語中季氏篇陽貨篇又有不與它篇類者可以見已果如仁齋之論則孔子平生撰定若干言語以爲問答具更不雜用它語可也是何殊於今禪和尚之陋者問答必有一定之

語乎。由曾子以至於孟子亦一守其家言不敢增
減一字可也。此又何殊於今曲藝者流傳授其家
言乎。祇以仁齋意尚所牽忽生一見自愛自護門
戶因立而世無知輩羣聚相推不啻活佛出世久
與小兒處其所見亦不與小兒殊。與其談論講說
愈熟愈牢日見其趣遂至於囑其徒以眼空四海
遂至於以其私見印定古人語如束縛然何陋加
諸夫性者生而有之之名也。世俗但據其現成言
之知者則見其可學以至聖人者不外於生之固
有也。孔子就世俗之所見而言孟子則有所發揮

焉均之其爲生而有之之名者同則其在言語者
初不爲殊矣。孔孟何有意於同異哉。又何可就此
一言論其知不知哉。彼謂恕字無推己之義故夫
子旣曰其恕乎。而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是
言之是則如彼謂聖人之說敬必言敬民事者而
以脩己以敬爲亦謂敬民事也是何其答仲弓則
曰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也。豈非贅乎。如博多之辨
其如多見多聞何哉。如左傳稱子產博物君子又
何所見其一而之萬乎。且如養氣之說孟子前言
之者誰何。孟子之不守其家言也。孔子曰君子爲

已孟子曰楊朱爲我己我之間相去幾許何其學
脉不相照應也至於彼所謂天命有以天所命而
言有以天與命而並言又謂中庸與允執其中其
義自別時中又別一義用其中於民謂中間也則
終不能守其所謂學脉者也

仁齋惡理字殊甚然今觀其語孟字義童子問大
學辨等書豈不勃率理窟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仁齋於是亦不能不謂理也
義也皆與吾心相適而其惡之殊甚者何其與孟
子不同也孟子亦何不謂道也德也心之所同然

者而先爲仁齋之地也豈不大憾乎其言曰理字
從玉從里故道字活理字死彼已能謂仁者人也
義者宜也皆借音發其義而至此特引六書製字
纏繞立言可以見其爲強詞硬語耳嗚呼古人造
字時豈有意於死活邪且物之有文理者豈唯玉
石乎其特從玉者亦取精密之義也而彼以死活
言之豈不纏繞之甚乎其所以謂道字活者不過
於往來之義則玉石草木之文理豈不亦氣液之
所以往來乎若硬以理字爲死則道亦原於道路吾
未聞道路能自行者豈得謂之活乎以予觀之天

下之理皆生理也。彼以何特見其死也。要之彼死見耳。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命三者。一活一死。豈不捧腹乎。又其言曰天下雖無理外之物。然而不可以一理字斷天下之事。則議論可聽。而求之其實。不得悉中矣。此何與。其所謂聖人以理字專屬之事物者。殊也。則其實不得悉中者。不盡理也明矣。又如引聖人三赦。三宥。惟刑之恤。及善善長惡。惡短而謂據理斷決。則殘忍刻薄之心。勝而寬裕仁厚之心少也者。吾不知仁齋能言此者。豈爲非理乎。故彼亦曰天下雖無理外之物云。

爾信乎理之不可昧也。是所爭者不在理之死活。而在見理之死活耳。程朱之於理。見其爲善爲生。故程朱之言理者。富矣盛矣。仁齋之言理者。枯矣單矣。吾又不知死活之在誰也。且天下之事。愈出愈繁。愈變愈無窮。何者。天地之間。無復外乎生者也。故非能見於理之爲生爲無窮者。則何以能處天下之事。而無所筮忒乎。此以理屬事物之亦不得謂之死者如此矣。世之抱書隱講肆。其非爲蠹虫文字中。則高談道理。皆廢絕人事。未嘗歷世。雖儒亦僧矣。其空言自大。輒謂唾手而天下可治者。泊

滔皆是。不啻仁齋。則其謂屬事物者。外不亦宜乎。至於其謂天卽理也。爲落平虛無。性卽理也。爲濫乎。老佛者。不辨已明矣。

一仁齋謂道字有往來之義。纏繞殊甚。益道猶路也。由此則得行。不由此則不得行。故訓行爲正。孟子曰。舍正路而不由。仲由字子路。古時中行周行。皆道字義。可以見焉。如理字有不可不如此之義。道字亦有不可不由此之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古聖賢相傳。唯此意。而仁齋有見乎。活此卽其所謂意味者也。其有見乎此。益如窮子道捨珍。害然自

誇自衒。不能徒已。遂欲就道字上。必著此意味。以見其得鄒魯正脉者。千載一人。故以往來言之耳。辟諸粥酒者。酒自有其味。而粥者欲其速。粥故加砂糖及桂姜屬。不知者輒謂其味甚美。不爲其破腹損胃者。幾希。是可以喻矣。試觀其至論吾道與佛老之異。則不得不專以當行之義言之。此可見其本義正當如此矣。且道字本就人道。言後來推廣其義。迺有天道地道之言。而仁齋特以陰陽往來而言。則至於地道。而其言窮矣。其曰剛柔相須者。又可見其艱於措詞也。

一仁齋爭性與德唯在言語益仁齋所謂德者即程朱所謂性也程朱所謂性者仁齋謂之德已但程朱所見富矣盛矣仁齋所見枯矣單矣故仁齋謂德與性殊而遂至以仁義禮智之德存於風俗焉雖仁齋豈不謂艸之苗雖養之以長而不可馴致於參天之高哉亦何不知夫木之可養以參天之高者存乎其生之始也如彼所謂能療病能活人者藥之德也能調和飲食者火之德也是皆藥與火之所具耳若謂至其療病活人而後藥之德始有調和飲食而後火之德始有豈理乎細究其病

源所自則謂以性爲未發故本體上不可施功殊不知人之全身無適非此性未發其靜也已發其動也動即靜之動靜即動之靜此之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以用功夫於發用上者即爲本體上功夫朱子不喜靜坐專教動處用工者爲是故也至於彼所謂仁義禮智之德終爲虛器而無復用力於仁者則自係仁道至大學者鮮有大心者故不能負荷大任也吾不知仁齋創其門戶之後能從事於仁者幾人歟是何足以病程朱哉誠意大學初教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此用力於

仁之要。豈得謂之殊於擴充四端也乎。安在其爲
虛器也。又如其謂伊川始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
最爲謬妄。韓詩外傳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
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
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
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
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
天。又焉得爲君子乎。白虎通曰。人皆懷五常之性。

有親愛之心。又曰。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
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
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
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
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
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
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
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
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
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

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
者何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
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韓文公原性曰其所以爲
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皆足以見仁義
禮智信謂之性者自漢唐已然又併考諸尤傳劉
子語以推於孟子引詩有物有則及仁義禮智根
於心則性命皆以理言者自古已然而漢儒皆有
所傳承也嗚呼闇齋不識韓詩白虎通而稱原性
爲始仁齋併原性不識而稱伊川爲始皆曰不識
古書而迺欲開口談古學多見其安爾

一仁齋之說其所謂真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者佛
老之與吾聖人之道非徒於其用處相反而已其
體之相異猶水火黑白之相反生歿人鬼之相隔
者禮實於中者三百篇或有作者或無者皆先儒
遺言剿爲己有

一仁齋之說其極誣者引雲峰虛有虛無寂感寂滅
以解朱子愈近理之言及併譏程朱以恩義先絕
以斷愛滅欲又以少林曹溪爲盡天理之極又如
謂宋儒以無聲無臭之妙爲無極之真爲本心之
體而要格物致知以領會之所以有一日豁然之

說也。又如不取未發之中，而謂攝收精神，排遣思慮，專守此心，皆似未嘗讀程朱書者。甚矣哉好尚之偏一至此也。

一又有自相矛盾者。如其譏先儒以中爲聖聖傳授心法，而曰仁義卽中也。兼愛爲我失之過，非仁義。煦煦子子失之不及，亦非仁義。所謂仁義者，乃言其無過不及者耳。果如其言，則仁義亦必待中而後立焉。豈不聖聖傳授心法乎。

一仁齋曰：聖人貴德而不貴心。此語誠佳，而其所謂德者，卽程朱所謂性則所爭唯在言語耳。雖然，心

亦不可不言。辟諸國心君也。身臣也。桀紂之君，非君也。此貴德貴性之說也。國無君則亂，是心之所以不可不言也。從大體從小體，勞心勞力，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而聖人之道，王道也。士君子之道也。大學首明德爲是故也。故孔孟亦言心。程朱亦言心。今絕口於心，懲浮屠也。然程朱之言心，本與佛老殊。則仁齋可謂懲羹吹齋者。曰孟子求放心，比以鷄犬放，此豈容粘滯仁義乎。赤子之心，豈有惻隱發惡可見乎。故仁齋於言心者，必粘帶仁義而說，迺遷就之說也。

一仁齋以心爲實亦何不可之有但人多有以心爲心藏者又有以爲一箇光燦燦物者皆非也大氏古所謂心者如鑿家所謂神也亦合精神魂魄志意智而言之存於方寸而發散一身無適不在者也先儒以其爲虛者以對於形軀之實而言皆有所指而然今爭其實祇覺其劫已

一仁齋以樂記天理人欲爲老氏之言及周子無欲爲蓋乎孟子之旨者亦爭言語異同已大氏欲也利也私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而聖賢所戒特在其不循道理者已故夫子罕言利孟子寡欲併其

人之所不能無者而言之孟子深戒言利與周子無欲特指其不循道理者言之此豈孟子周子故爲異乎言語之道本自如此段如無知無信類世之常言此亦豈全無所知識而言言事事皆詐僞者哉世既莫有全無所知識之人又莫有言言事事皆詐僞之人則世所謂無知無信等語可謂無當之甚矣然人莫有怪此等語者以其有所指故耳故不察其有所指而槩譏其非者皆立門戶之說也至於樂記天理人欲之言亦爾必以它經所無老莊所有爲疑則老莊皆言道浩然之氣孟子

外更無人言之者。以為如何。且觀乎孟子物引物則樂記之說亦不深怪也。

一又曰。何謂知命安而已。何謂安不疑而已。此一段極佳。然亦一道也。若心安於義理者。同此境界。益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故舉此廢彼。皆立門戶之說也。

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明鏡止水之類。誠為二程擇語。未精者。然其所指。自與佛氏天淵矣。二程之見理也。活故用此語。而謂無害也。仁齋駁萬象森然而謂辟諸懸鏡室中。人畜器

用。皆歷歷可見。其數有定限。不增不減可也。殊不知二程見理也。活故其所謂萬象森然者。亦與仁齋所謂愈有愈無者不殊矣。明鏡止水。即仁齋所謂聖人心定理明。自無往來計較之念者。体用一源。顯微無間。即仁齋所謂陰陽往來便是道者。仁齋槩據其語。斥以為異端。為禪儒。噫。仁齋之前。豈皆膺儒邪。且如仁齋所謂許汝。即身即伏。犧及詩之一經。聖人游戲三昧。書殆有甚焉。以予觀之。其口雖非遺統。而換以血脉學脉。欲直繫之孔子。故程朱皆在所排擊耳。

一仁齋謂聖人從天下國家上起見佛老從一身上起見此論亦佳但聖人設教固雖從天下國家上起而必合內外本末以貫之可也仁齋舉一廢一故貴歛賤性失之一偏其於論中庸性道教之序娓娓數十百言終費解說爲其牽強故也

一仁齋以四端爲本始其義亦通但此爭仁義禮智之在內在在外耳

一程朱謂仁兼義禮智而仁齋以爲謬于孔子孟者是無它其心欲爲一切之訓使學者無多岐之惑耳然至謂仁有與道字德字同者則其所謂改頹爲

面者亦自道也

一橫渠曰心統性情以性情皆莫有所知覺運用之而知覺運用者獨在心故云爾非謂心一字可盡性情二字也祇見強詞耳

一情字禮記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此以欲爲主順之喜樂愛逆之怒哀惡也鑿家以喜怒哀憂思悲恐驚爲七情喜怒哀思憂恐爲五志以屬五藏大學以益憤恐懼好樂憂患與意而言與鑿書五志合意即思之零細者唯人稟中氣以生故喜怒哀憂悲恐驚愛惡欲物皆有之而唯人有意思古曰心

之官思又曰君子有九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故
謂聖人毋意者無私意也若全無意者廼禽獸類
爲爾又情與意皆心之用也故大學章句於忿懣
恐懼類皆以心之用釋焉或以情者性之用意者
心之發非也其以情爲性之用者特指四端耳然
漢儒以七情與五性對說語其尊卑也又如孟子
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易曰萬物之情鬼神之情
狀皆以性質之所成而言又如聽訟得其情及軍
情皆以其在內者言仁齋欲爲一切之訓以通之
非也至於以七情爲生質尤非也

一復性復初仁齋譏以其言出老莊也然天下之物
皆多其始善而終惡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
之心者也朱子亦以木之可養以致參天之高者
有之於生之初而取之其與仁齋殊者亦在內在
外之辨也

一心之所之謂之志說文以其文從心從之而言段
如禮字從曲從示從豆豈謂專言祭可乎盤書心
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與智智者以思慮言
如思慮過度傷脾以歸脾湯補之是也腎藏志與
精腎又主骨故志之在人心猶骨骸之在人身也

人生二八而精充骨成必有所志焉故古者十五
入大學聖人亦十有五而志於學仁齋訓爲心之
所存主甚確但說文訓心之所之者華人不之疑
而此方人往往疑其不允不啻仁齋也益以心意
二字和訓同故誤以爲意念之所在耳殊不知說
文本以全心所嚮注言之也

一仁齋謂誠意工夫急促是其所見急促耳又譏正
心而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食於
有容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適

足以爲正心之證何者聖人之道善已故學問之
道爲善已而意者善惡之幾能用力於此卽孟子
所謂擴充四端者也如周公思兼三王而繼日待
旦孔子哭則不歌見喪而哀天下性情之正莫過
此者若不知此之爲正者莫貴於知故誠意正心
皆在格物致知之後但世學者聞講師一場說話
而未嘗實用其力故妄意格致誠正是終身階級
遂有欲窮天下之事而無反身工夫專用力心意
上而不知脩齊之有在者或妄意格致誠正次第
相因而理未穩愜輒遽從事誠正遂有不免於迫

促齟齬者或妄意格物誠意是大學之要而不復用力正脩以下遂有弁髦天下國家如老佛二氏者此皆古人嘗已言之而觀於今世依然尚在者非它故也未嘗實讀其書而實用其力故也是何足以病大學哉夫天地之化生生不息也義理之無窮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道理大綱領處學者能識是等意則自然不迫切緊急今試觀於海也潮汐之進退何嘗如水之流乎或進或退往來不已此退彼進參差不齊俄頃之際何能得見此潮之爲進爲退乎徐而察之持半日之久而後有

有以見夫或往或來者之終歸於往乍進乍退者之要趨於進焉雖然古來言海者必以一潮一夕言而未嘗以言一朝一夕者爲迫切緊急也故仁齋以誠意爲迫切緊急援周孔以非正心皆以謂潮之進退者爲迫切緊急之類已學者能格物致知則必有以見于斯焉有見于斯而後從事於誠意則何急促之有也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其於所知識舊館人輩已如父母喪則終三年未嘗歌如周公仰思繼日坐以待旦卽孔子樂以忘憂憤以忘食意此皆所關係至大至重者輕重大小

各不失其倫。此之謂心正。豈如仁齋所見方方正正如碁子盤其然乎。故予謂適足以爲正心之證。已雖仁齋。豈其本志如此可笑之甚乎。亦爲意見所牽。偏於好尚。故不自覺耳。觀其按周公荊舒是懲以駁。引楚書。斥以義爲利。而謂之戰國以利餌入者。故習皆不免小兒爭口。又如駁厭然。檢其不善而爲非。君子語亦何不反之。孟子一妻一妾章也。如心有所忿懣。類譏爲滅情者。迺不察諸心有所三字耳。且通讀下文。心不在是。及平天下章言好惡之偏。本自了了。要之吹毛求疵者也。

仁齋據詩書以明德爲聖人之德。光輝發越。遐邇莫所不照者。而譏朱子大學章句之非焉。詩書所云。固以見乎外者言。然亦未嘗如仁齋所云焉。左傳中皆以尋常相稱。豈必聖人益明德二字。古來以言士君子德耳。究其所由。從大体爲大人。從小体爲小人。而大人小人以德言。以位言。理皆相關。要之愚昧者不能治人。而古來稱聖人以聰明睿智。如君南面。嚮明而治。皆可見焉。十五人大學。皆有治人之責。大學之所以首明德。亦何疑也。觀於漢古詩。則可知其以通稱士君子之德焉。益漢太

古未遠古時言語猶存以此而求諸詩書大學充傳無往不合也或疑朱子何故不曰士君子之德而特曰虛靈云云是學問之爲士君子事在中華本不待辨明故推原明德本義以君子從大體之旨言之也如此方則士君子自有一種道而以儒與浮屠並觀之雖仁齋此習未消故每欲以魯論家說戶喻被之齊民此其病根所在是以見明德二字駭其廣大爾。

一仁齋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爲多寡以爲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信固有以此言者

如大人言不必信是也又有以實心而言曰信者段如父母之於嬰孩有不必謂有無不必謂無而其爲實心者有在故程子以實之謂信者兼兩意而不偏也世學者多誤解忠信二字而有害于道者故詳言之爾。

一仁齋謂程朱以持敬換忠信可謂強詞程朱何嘗廢忠信如仁齋謂忠信是本業敬亦何妨本業若不持敬則家無主以何力其本業哉如謂敬貫動靜成始成終從洒掃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從初學以至成德多少工夫非此皆荒落廢惰辟則半

翠半睡作事已。又如仁齋謂守一敬字如用一味橘皮湯而不用補中益氣全湯是皆強詞譬如空心服補中益氣湯即是持敬若雜食在腹則雖有補中益氣全湯何以收其效哉。雖然世有持敬如持一物是持於敬者又有謂持敬一切皆了者。豈程朱本旨乎。則仁齋之言亦足以戾針焉。

一 仁齋以忠信喻藥中甘艸此從甘受和而來甚佳。一 敬之工夫予少年時未得其要有牧養潛先生者從賀陽來訪予紫芝社中其人豪傑也開口見其肝腸非若世儒設防畛脞邊幅者比予叩之以持

敬之方曰唯安心于齋爲近之予始疑其不經矣。徐而思之入之精神周流乎一身而其本在是焉。凡持敬者之傷於急迫皆不知是故也。然中華書所不道因而思之此中華此方性質之所以殊歟。予學華音字字句句皆自臍。和語則否又驗諸畫圖華人與此方之人其形貌所以不同者在是矣。因稽於聖人書足容重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及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圈豚行端行顧雷皆是物也。又古以黃鐘爲樂本亦有關係是者乃知養潛

子之不吾欺也。故書以詒學者。凡中華此方之不同者。豈啻此焉。此廼其大者。

一 周子主靜之說。學者多不識。予嘗論之曰。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天道人道之分也。以天道言者。太極之流行也。以人道言者。太極之凝聚也。流行者。主陽。凝聚者。主陰。各從其類也。故邵子曰。用行天地先。朱子曰。扶陽抑陰。皆以流行言。天道也。周子曰。主靜以凝聚言。人道也。且成性之物。有動有植。而動物每失之於動。動而不已。成性其將壞矣。故主靜云者。所以保夫成性者。使其不壞也。但

所謂靜者。亦承篇首太極動靜之言而言之。其實所包甚廣。何者。動靜廼陰陽情狀之大者。而周子特舉其大者以包攝其它耳。故凡所謂忠信誠敬質樸儉讓重厚木訥及退一步法。皆此意。知之高明配天仁之博厚配地。而孔門尚仁亦此意。所謂無過不及之中。不以此爲權衡。則恒失之過。是聖學大綱領。處古皆寓諸禮樂中。要非有所大知者不能言焉已。

一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仁齋引春當溫而反寒。類以駁无妄之訓。此不知天人不同也。其以此類爲妄。

者由入觀之故也。若由天觀之，皆爲不安。故天也者，不可得而測之矣。能識乎是，則於彼所謂冥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者，何之有也。

一 學問以道德爲本，以見聞爲用。誠爲確言，切中今學者病。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仁齋亦不能不以詩書六藝解之。故立言要不偏，纔偏必自相矛盾。仁齋曰：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若然，未到理明義精之極，便將不用權。歟！奚以異夫？謂鑿非盧扁倉公，唯因古方不容加減焉。然則奚以貴學問爲？吾不知仁齋由何事，事皆初如此邪。

權之小者，人人因能。權之大者，自非理明義精之極，不得用之。豈管理明義精而已哉？亦必非仁熟者不能也。譬則醫家用方，其小小加減，雖非良醫，可能至於用附子祛熱，石膏除冷，則非良醫不能。如全不用古方，迺今時醫師終無一人能之。

一 又曰：湯武之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仁之至，義之盡，爲萬世之公者，豈謂之權可乎？讀至此，則疑所謂邪說之魁者，不復外求已。道固無不包，而權之大者，非仁之至，義之盡，則不能。此皆所不論。但謂之萬世之法，則湯何慙德。

